

[日]

桐野夏生

著

OUT

アウト

越界

Natsuo Kirino



林敏生 ——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OUT
アウト

Natsuo
Kirino

越界

[日]
桐野夏生

—— 著

林敏生

——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OUT: 越界/ (日) 桐野夏生著; 林敏生译.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5321-6666-4

I. ①O… II. ①桐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3481号

OUT

by Natsuo Kirino

Copyright ©1997 Natsuo Kirin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., Tokyo.

Chinese(in simplified character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Natsuo Kirino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7-266

发行人: 陈征

责任编辑: 田肖霞

装帧设计: 山川 @ Gabryl Duke Workshop

书名: OUT: 越界

作者: (日) 桐野夏生

译者: 林敏生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刷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12.5

插页: 2

字数: 350,000

印次: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666-4/I.5313

定价: 53.00元

告读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37910000

之所以走到绝望之境，乃是因其拒绝拥有各种体验。

——弗兰纳里·奥康纳 (Flannery O'Connor)

目 录

第一章	上夜班	1
第二章	浴室	63
第三章	乌鸦	124
第四章	黑色幻影	161
第五章	酬劳	228
第六章	四一二号房	282
第七章	出口	337

第一章 上夜班

1

较约定时间稍早抵达停车场。一下车，立刻被笼罩在七月天潮湿的暗夜中。或许是闷热的关系，感觉夜晚既黑又沉重。

香取雅子感到呼吸困难，抬头望着无星的夜空。皮肤在开冷气的车内又凉又干，现在却开始出起黏黏的汗。

由新青梅街飘来的汽车废气中，混杂着一丝丝油炸食物的气味，那个味道来自于雅子上班的便当工厂。

好想回家！

闻到这个味道，雅子想起了这句话。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回去哪里？脑海中浮现了这句话。但，绝对不是刚刚才离开的那个家。她宛如迷途羔羊般困惑，为何不想回自己的家？到底想去哪里？

从午夜零点至清晨五点半，她必须不停地制作便当并送上输送带。这个工作以兼职来说，时薪的确很高，却得一直站立，也不能偷空休息。当身体不舒服时，那种难受的感觉，雅子不只一两次想掉头离开。可是，此刻的心情却与那种感觉不同。

雅子像平常一样点燃香烟，才想到这个动作是为了盖住工厂的油烟味。

便当工厂位于武藏村山市的正中央，那里有一家占地广阔的汽车工厂，四周环绕着灰色围墙，便当工厂的位置即面向围墙，四周是田地和一些小小的汽车零件修配厂。这里是一块平坦的台地，一抬头就可看到天空。

从这里步行三分钟，就走到便当工厂的停车场。这个停车场位于一座废弃工厂前面，只是一块简单整理过的空地，虽然也有划定停车格，却满覆沙尘难以辨识，载运员工的厢型车和小轿车随处停放。

这儿也是危险场所，就算有人躲在草丛里或车子后面也无法察觉。

雅子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，并锁上车门。

一阵碾过土路的汽车轮胎声响起，一束黄色灯光短暂地照亮了茂密的草丛。一辆绿色的大众高尔夫敞篷版驶进停车场。肥胖的城之内邦子自敞篷驾驶座探出头来。

“抱歉，我来迟了。”

邦子随意把高尔夫停在雅子那辆淡红色的丰田花冠旁边，完全不理睬车子完全偏向了右边。不管是拉手刹车或关车门，都毫无必要地特别用力，她的动作显得夸张无比。

雅子用鞋尖踩熄烟蒂。

“你的车好炫！”

在工厂里，这辆车也是她们聊天的话题。

“是吗？”邦子高兴地吐吐舌头，“为了这个负债累累，其实很笨呢！”

雅子暧昧地笑了。邦子负债并非只为了车，她的全身上下多半都是名牌，服装上也很花钱。

“快走吧！”

今年开始，从停车场到便当工厂这段路，常有色狼出没，兼职员工已有多人受害。所以，昨天公司提出警告，呼吁员工上班时尽量结伴同行。

两人走向未铺柏油、伸手不见五指的道路。右侧散乱着一栋栋公寓和庭院宽广的农家，虽然杂乱无章，但还有人声动静。至于左侧草丛茂密的暗渠对面，即是绵延的便当厂的废弃旧厂和关闭的保龄球场，一片寂静荒凉。据说兼职的家庭主妇就是被色狼拖进废弃工厂加害。雅子小心地左右巡视，和邦子并肩快步前行。

从右边最靠里的小公寓，传来男女用葡萄牙语吵架的声音。一定是工厂里的同事。工厂里，除了雅子她们这些兼职的家庭主妇外，也雇用很多日裔或白种巴西人，其中不少是夫妻档。

“大家都说色狼可能是巴西人哩！”邦子说着，在黑暗中皱眉。

雅子不搭腔地走着。她想，不管色狼是哪国人，只要继续在工厂里工作，身心所受的伤害就不可能愈合。女人顶多只有自卫。

“听说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，强而有力，毫不作声就一把抱住受害者。”

邦子的语气似乎有些许憧憬。雅子可以感受她的心被某种东西遮住，就像被厚厚云层覆盖的星空一般。

背后传来一阵自行车的刹车声。雅子紧张地回头一看——

“原来是你们俩啊，早！”

是吾妻良江，她工作能力很强，年纪已经五十后半，是个寡妇。她手脚灵巧，做起事来比别人快一倍，工厂里的同事们半揶揄地叫她“师傅”。

雅子松了一口气，向她打招呼：“太好了，原来是师傅。早！”

不知邦子是否和良江处不来，见到她反而后退半步。

“不要连你也这样叫我嘛！”

良江嘴里虽这么说，却喜形于色地跨下自行车，一同步行。她的体形矮壮，适合劳动的结实体格宛如螃蟹般。但是，瘦削的脸庞在暗夜里显得苍白、空洞，予人一种福薄的感觉。

“你们怕色狼出现才一起来的吧？”

“是啊！因为邦子太年轻了。”

邦子吃吃地笑出声，她二十九岁。良江边避开黑暗中泛光的积水滩，边望着雅子：“你也不老呀！才四十三吧？”

“别开玩笑啦！”雅子面无表情答道。最近，她已经很少有青春美丽的感觉。

“完全干透了？冷冰冰干巴巴是吧。”良江半开玩笑地说道。雅子却同意她的说法。目前的自己就像一只爬虫类，在又冷又干的地面上爬行。

“对了，师傅，你今天怎么比平常晚呢？”雅子改变话题。

“啊，老太婆有点闹情绪。”良江一直在照顾卧病的婆婆，蹙着眉似乎不想多说。

雅子也未继续追问，只是望向前方。左侧的废弃厂房再过去，停着几辆白色卡车，它们将迅捷地把便当运送至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。再过去就是便当工厂。深夜中，蓝白色的日光灯把厂房照得宛如一座不夜城。

等良江把自行车停妥后，三人一同爬上户外楼梯。阶梯上铺的绿色塑料地毯已被磨平。

一上二楼，就是玄关，右边是办公室，走廊尽头有休息室和更衣室。由于工厂在一楼，员工必须换好工作服再下楼。

从玄关起禁止穿鞋入内，地上全部铺着红色地毯，灯光下红色显得暗沉，走廊看起来阴森森的，连女人的脸色也泛着黑晕。雅子凝视着同事们疲惫的脸孔，心想，自己大概也是这种表情吧！

卫生监查员驹田拿着除尘胶带卷，站在鞋柜前。沉默寡言的他，一脸不耐地用胶带卷在每个人的背后上下滚动，这么做就能除去身上的灰尘。

员工们走进铺着榻榻米的宽敞休息室，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笑，每个人都已换上白色工作服，边吃糕点边喝茶，等待上工。也有几个人躺着闭目养神，似乎想补足睡眠。

在上夜班的将近百人之中，约莫三分之一是巴西人，男女的比例差不多。若是学校放长假，工读生的人数也会增加。但是，主力几乎都是四五十岁的兼职家庭主妇。

雅子一行人一面和老同事打招呼，一面走向更衣室。忽然看到独坐在休息室角落的山本弥生。弥生见到她们，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雅子打招呼道：“山本，早！”

弥生的嘴角浮现了些许笑意，然而又立刻像破裂的泡沫般消失了。

“你看起来很累呢！”

弥生点点头，紧抿双唇，神情忧郁。这四名女性中，不，即使在夜班的所有女性员工中，弥生也算最美貌。她的脸庞集合了精致完美的五官；宽额、比例均衡的眉毛与双眼、高挺的鼻梁和肉感的嘴，身材娇小玲珑而匀称，在工厂里非常引人注目，让她遭人欺负也被人爱。

雅子总是庇护着弥生。弥生和理性的雅子完全不同，处事态度总是带着几分多余的感情，而这正是雅子早已嫌麻烦而割舍的东西。所以，弥生复杂的心情变化，总是让雅子觉得非常可爱。

“怎么回事？无精打采的。”良江以泛红的手轻拍弥生的肩膀。

弥生吓了一跳，全身一震。良江惊讶于她的反应，回头望向雅子。雅子以眼神示意，请两人先走，自己则坐在弥生面前。

“身体不舒服？”

“不，没事。”

“和先生吵架?”

“如果只是吵架就好了……”弥生意味深远地说道，忧郁的眼神盯着雅子身后的空白。

为了节省时间，雅子边用发带扎起及肩长发，边问：“发生什么事?”

“以后再告诉你。”

“现在就说!”雅子看着墙上的钟，催促道。

“不要嘛!说来话长。”一瞬，弥生脸上浮现愤怒的表情，却又立即消失了。

雅子死心地起身说道：“好吧!”

她快步进入更衣室，找寻自己的工作服。所谓的更衣室，也不过是把休息室用一块布幔隔开的空间，里面和百货公司的卖场一样，逼仄地摆放着几排结实的衣架杆，上面用每个人自己的衣架吊挂着工作服。日班员工的衣架上都是用过的工作服，反之，夜班员工的衣架吊满了刚换下来的便服。

“我们先走啦!”

良江和邦子拿起头发用的纱网和帽子，一同离开。打卡时间已经到了。依工厂规定，十一点四十五分至十二点之间打卡后，就到楼下的工厂门口待命。

雅子找到了自己的衣架。上面吊着前开拉链的夹克式白上衣和束腰松紧带工作裤。她把白色上衣迅速套在T恤上，同时留意休息室里男员工的视线，褪下牛仔裤，换上工作裤。

这里的更衣室并无男女之分。雅子在这里工作虽然已经将近两年了，迄今仍无法习惯这种男女不分的更衣方式。

她将发带束住的头发用黑色纱网固定，再戴上所谓的“寒蝉”，一种浴帽型纸帽，拿起透明塑料长围裙，走出更衣室。这时，她看到弥生仍然呆坐在原来的位置。

“快点，山本。”

雅子一脸不耐地看着弥生缓慢起身，更担心她出了什么事。休息室里的员工几乎已经走光了，只剩下几个巴西男人。他们似乎很疲惫地把粗壮的双腿向前伸出，倚墙抽着烟。

“早安!”其中一人举起夹着半截香烟的手，向雅子打招呼。雅子轻

轻微笑，颌首。对方制服上的名牌虽然是“宫森和雄”，但是那张肤色黝黑、浓眉大眼、颧骨微突的脸孔，怎么看都像外国人。和雄的工作是用推车把白米饭送上机器，相当粗重的工作。

“早安！”

和雄也向弥生打招呼，精神恍惚的她竟然连头也不回，颇令和雄失望。在这座人情疏离的工厂里，这种事如家常便饭。

上过洗手间，穿戴妥口罩和围裙后，两人用刷子洗净双手及手臂，浸泡消毒水。打卡之后，穿上白色工作鞋，走到楼梯口接受驹田的检查。驹田再度用胶带卷在两人的背上滚过，并严格审视她们的指甲和手指。

“有没有受伤？”

如果双手有伤口就不准碰触食物。两人伸出双手，通过检查。不知是否心理作用，雅子觉得弥生的脚步有些不稳。

“你今天这个样子，要不要紧？”

“嗯，还好。”

“孩子怎么办？”

“嗯……”弥生含糊其辞。

雅子再度瞥了她一眼。由于戴着工作帽和口罩，只看到她那无力的眼神。弥生似未察觉雅子探询的视线。

在一楼的工厂里，强劲的冷气混杂着各种食物的味道，就像打开冰箱门所散发出来的气味。冷气从水泥地面窜出来，这个工作环境即使在夏天也很冷。

两人在门口加入员工队伍，等待厂房门开启。排在前面的良江和邦子回头，向她们眨眼示意。她们四人都在同一条生产线，互相配合，若少了谁，就无法完成这种劳累的工作。

门开了。员工们鱼贯进入，再度清洗手和手臂、消毒，连长及脚踝的围裙都要用消毒水擦拭干净。当动作迟缓的弥生和等她的雅子完成消毒工作，来到输送带前，其他人已经开始准备了。

“你们太慢啦！”良江焦急地对雅子大叫，“中山已经来了。”

中山是“大夜班”的主任，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小伙子。嘴巴很坏、要求又高，员工们都很讨厌他。

“抱歉、抱歉!”雅子急忙拿起免洗塑料手套和消毒手巾,并递给弥生一份。弥生看到塞进自己手中的物品,仿佛这才意识到工作。

“振作点!”

“谢谢。”

回到输送带前端,良江拿出附照片的样张。

“先做咖喱便当,一千两百个。我负责盛饭,你像平常一样递容器给我,可以吧?”

盛饭是整条生产线第一项最重要的工作,动作熟练的良江一定会担任这项工作,并控制输送带的速度。至于将便当容器一一递给良江,则是默契十足的雅子。

雅子边把堆叠的塑料容器分开利于递出,边回头望着弥生。弥生呆然站立,浇淋咖喱酱的轻松工作已经被别人抢走了。抢走淋酱工作的邦子耸耸肩,表示就算想帮衬弥生,但如果她不主动一点,也无可奈何。

“她怎么啦?身体不舒服吗?”良江蹙眉问道。

雅子摇摇头,弥生今天的样子并不寻常。果然不出所料,被挤出作业线的弥生只好转至乏人问津的“摊饭”作业。雅子忍住抱怨,低声对身旁的弥生说:“做这个很累呢!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赶快工作!混账,在干什么?”中山主任冲过来怒斥。他在“寒蝉”上又戴了一顶附帽舌的作业帽,所以看不到他的表情,但是,黑框眼镜背后的小眼睛露出威胁的眼神。

“又来了。”良江轻啧。

“那只大章鱼!”雅子气得低声骂道。她最讨厌狗仗人势的中山。

“呃……请问,摊饭到底该怎么做?”一名像是刚来的中年女人,怯怯地问道。

“你在这里负责把饭摊平,然后我会把白饭盛入容器内。接着再把容器往前推,以便淋上咖喱酱。你对面的人做的也一样,照着做就行啦!”

以良江来说,像这样一边指导新人,一边指着站在输送带对面的弥生,已经算是很亲切了。

“好的。”

即使如此，女人仍无法掌握要领，困惑地环顾四周。但是，良江早已无情地按下输送带开关。哗啦一声，作业线开始运作。雅子瞥了一眼，发现良江把速度调快了，可能是进度落后，她开始紧张了。

雅子以熟练的动作把容器陆续递给良江。机器的出口掉出一个方形饭团，良江用容器接住，置于秤上，确定分量后，往输送带一放，动作非常迅速。

摊平方形饭团的人、淋上咖喱酱的人、切炸鸡的人、把鸡块铺放在咖喱上的人、测量泡菜分量并装杯的人、盖上塑料盖的人、用胶带贴住汤匙的人、贴标签的人；进行这些琐碎作业的人，并排站在输送带下方，好不容易才完成一个咖喱便当。

像这样，一如既往作业就开始了。雅子瞥一眼墙上的钟，才十二点刚过五分，必须站在冰冷的地板上持续工作五个半小时，连上洗手间都必须轮流。有时候很急也得等，轮到自己时，甚至已经忍了快两个小时。所以，无论如何必须很有耐心地互相帮忙，做起事才会比较轻松，也不会累垮，这是长期持续这项工作的秘诀。

约莫一个小时过后，新人开始觉得疲倦，工作效率马上低落，进度显得有些停滞。这时，弥生急忙协助新人摊平其他应付不了的饭团。

只要是资深员工，都知道“摊饭”是何等累人的工作。那些白米饭并非刚煮好，又冷又硬，要在瞬间把方形饭团压平，需要用到手腕和手指的力量，而且弯着腰持续作业，连腰部都会酸痛，只要经过一个小时，就会感觉从背部到上臂掠过阵阵痛楚，手臂有很长的时间都抬不起来。所以，这项工作一直丢给新人来做。但是，弥生露出认命般的悲伤眼神，双手不停歇地运作着。

一千两百个咖喱便当总算完成了。作业员必须迅速善后，再转移到另一条生产线。

接下来是两千个“特制幕之内便当”。这种“特制幕之内便当”的配料很多，因此作业线也很长，戴蓝色“寒蝉”帽的巴西人续排在后，形成一长列。

良江和雅子依惯例负责“盛饭”。精明的邦子设法替弥生保住最轻松的淋汁工作。也就是双手各拿一块猪排浸入淋汁盒内，再将两片猪排叠在一起。这是比较轻松的好工作，能稍微逃离流水线的匆忙。

雅子心想，这样子弥生应该没问题吧！她安心了，便专注工作。

但是，作业结束后，在开始善后的瞬间，一声打翻东西的巨响让厂内员工皆怔住了。弥生踢到盛放淋汁的容器，滑了一跤，跌在地上，金属盖滑至隔壁的输送带，满地都是发亮的深褐色淋汁。

地板因溅满油脂和汤汁，又湿又滑。资深员工熟知环境，通常会避免发生这种意外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中山大惊失色地冲过来，叫道，“啊，搞得到处都是。”

男人们拿着拖把跑了过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滑了一跤。”坐在淋汁上的弥生愣住了，也不打算站起来。

“快起来啊！”雅子跑过去扶她。

忽然间，雅子发现弥生掀起的工作服下，在胸腹之间有一片很大的瘀青。难道这就是弥生无精打采的原因？在她白皙的肚皮上，瘀青非常醒目，恰似一个不祥的烙印。雅子咋舌，急忙替弥生拉好工作服，以免被别人看见。

即使回去换，厂里也没有多余的制服。弥生只好继续穿着那套屁股和袖子沾满淋汁的工作服。沾附在白衣上的深褐色淋汁已经凝固了，并未渗入内里，只不过气味非常浓烈。

清晨五点半，工作结束，不必加班的员工们回到二楼。雅子一行四人换好衣服后，通常会在休息室的自动贩卖机买饮料，闲聊个二十来分钟才回家。

“你今天不太对劲，怎么回事？”一无所知的良江看向弥生。

经过彻夜的工作，良江的脸上浮现年迈的倦容。弥生啜了一口纸杯中的咖啡，沉吟片刻，回答：“昨天和我先生吵架了。”

“谁不会吵架啊？”良江似征求她同意般，朝邦子笑了笑。

邦子叼着一支细长的薄荷烟，眯起眼表示同感：“山本和她先生的感情不是很好吗？还常常带着孩子一起出门呢！”

“最近没有了。”

弥生喃喃低语。雅子默默地凝视着她的脸，然后坐了下来，顿时感觉浑身疲累，几乎无法动弹。

“有时候也会这样子。在漫长的人生中，总会遇到挫折……”

正当寡妇良江想用老生常谈的论调替弥生做结语时，弥生激动地说：“但是，他说他把积蓄全部花光了！气死我了。”

弥生激动的语气和所说的话，让在场的人噤若寒蝉。

“怎么花的？”雅子点上烟，呼出一口烟问道。

“他说是赌博！好像是赌什么‘百家乐’。”

“你先生不是一个很规矩的上班族吗？怎么会赌博？”良江惊讶地睁大眼睛问道。

“谁知道？”弥生无力地摇头，“他说常去光顾一家店，我不太清楚。”

“你有多少积蓄？”邦子的双眼闪闪发亮，忍不住问道。

“五百万左右。”弥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低语。

邦子倒吸一口气，极为羡慕地说：“那你不能原谅他！”

弥生的表情转为愤怒，说道：“对吧！何况，他还揍我呢！”

她掀起上衣，展示身上的瘀青。良江和邦子对望一眼。

“他现在一定会反省啦。”良江劝慰，“以前我们夫妻也经常吵架，而且还会大打出手。我先生本来就很粗暴，不过，我想你先生并不是那种人吧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弥生恨恨地说，并隔着T恤抚摸着胸口上的伤。

屋外天色已亮，似乎延续着前一天，又是个闷热的日子。雅子和邦子在厂房前和良江及弥生分手后，走向停车场。

“今年的梅雨季好像没什么雨。”

“说不定会缺水呢！”

邦子仰头望着阴霾的天空。她的脸孔泛着油光。

“若是照这样持续下去，有可能。”

“对了，雅子，山本会怎么样？”

雅子耸耸肩说：“这……谁知道。”

邦子打了一个大呵欠，说：“如果是我，大概会离婚吧。不是气他打人，而是共同的积蓄被他擅自花光。”

“是啊！”雅子附和说。但是，弥生的孩子只有五岁和三岁，事情并

不是那么单纯得可以立即做决定。看样子，不知该回哪里的并不是只有雅子。

两人默默地走到停车场，分别打开了车门。

“那么，晚安！”

“晚安！”

雅子颓然地坐进驾驶座，都早上了，还要互道晚安。一股倦意席卷而来，抬头望着天空，一阵目眩，眼睛刺痛。

2

邦子转动高尔夫的车钥匙，启动引擎，轰隆巨响在停车场回荡。最近车况不错，去年光是维修费就花了二十万日元。

“那我先走啦！”

一向不太搭理人的雅子前辈朝她挥挥手，离开了停车场。

邦子礼貌地向雅子低头致意，目送她离去。邦子觉得雅子和自己的个性完全不同，根本不了解她心里在想什么，也不知道如何应付。所以当雅子离开后，反而让她松了一口气。

与同事们分手后，邦子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，恢复原来的样子。

雅子的车正在街上等候信号灯变换。邦子望着那辆车身有凹痕的花冠，忍不住想：那种破车居然还开得动！红色的烤漆斑驳脱落，看样子已经跑了超过十万公里。而且，车身还贴着交通安全标语的红色贴纸，未免太逊了。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，外表风风光光的，即使买辆二手车都好，否则就贷款买新车嘛！

那女人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不过容貌和身材还不错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懂得突显自我。

邦子把男友的录音带放入卡带匣内。霎时，车内溢满了将流行乐唱成歌谣的高亢女声。听起来好闷啊，邦子迅速抽出录音带。她对音乐毫无兴趣，放音乐纯粹只是想从艰苦的劳动中解放一下心情，顺便确认一下车子的性能。

邦子调整冷气出风口，让冷风直吹，并卷收车顶盖，顶盖似蜕皮的

蛇般缓缓卷起。她最喜欢这种看似平凡的事物戏剧化转变的一瞬间，心想，人生若也能这样就好了……

即使如此，邦子又想起了雅子。那个女人总是穿着牛仔裤和儿子的洗旧的T恤或polo衫，冬天顶多套一件厚衬衫或毛衣。更糟的是，再穿上那件用胶带补洞防止羽绒漏出的破羽绒服，实在是难看极了！

曾经有几次，邦子看到光秃秃的树干就想到雅子；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丝丝赘肉、略黑的皮肤、锐利的眼神、适中的鼻梁及薄唇，毫无多余之处。只要稍微化点妆，再穿上自己身上的昂贵服饰，绝对比目前年轻五六岁……实在太可惜了。邦子陷入不知是羡慕或是轻蔑的复杂心境。

相对的，自己长得不好看，又丑又胖。邦子一边凝视车内后视镜，一边体会惯有的绝望心情。

颧骨突出、脸庞太阔、眼睛很小；鼻形算是蒜头鼻，嘴巴却很小，嘴唇前突。五官简直是大小不协调的失败之作。尤其是在上完夜班的早上，看起来更丑陋。

邦子从PRADA的化妆包里取出吸油化妆纸，轻拍脸上泛油光的部位。

她很清楚，没有才华的女人，如果长得不好看，就无法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。所以，她才会在这种工厂做夜班兼职，结果在极大的压力下，她变得更能吃了，也变得更胖。

邦子忽然升起一股无名火，使劲换挡，猛踩油门，放下手刹车。高尔夫如炮弹般冲出停车场。从后视镜看，地面扬起了少许尘烟，邦子开心起来。

邦子驶离了新青梅街道，继续朝市中心方向前进。不久，在红绿灯前右转，朝国立方向前进。左边的梨园对面有一处小户型旧小区，邦子的住处就在那里。

邦子非常厌恶住在这个小区，不过，若考虑到同居男友哲也和自己的收入，目前也只能住在这里。自己想要变成一个不同的女人，在不一样的地方，和不一样的男人过着不一样的生活。当然，所谓的不一样，是指“高几个等级”。

邦子把高尔夫停在小区停车场的指定位置，四周停满了微型代步车或国产普通轿车。她忍不住为自己的车感到骄傲，用力关上车门，心